

神神 乾坤 余似心

我們喜歡一樣東西，應該是令自己愉快和覺得享受。若本末倒置，最終被它操控不能自拔，那便是過度放縱自己，讓它成了心魔，在生活中看到許多這樣的例子。

玩與被玩

有位太太一生最愛玩麻將，年輕時日以繼夜地攻四方城。可是她對得失過於計較，每每為一鋪不能勝出的牌局而心生不忿，把自己的不夠運歸咎於別人的拖累，手風不順就禁不住無名火起，對「雀友」們罵個不停，於是她的朋友一個又一個地離開。她愛玩麻將卻沒理睬她，只得承受惡果。年紀大了，子女回來陪她玩牌，通通都被罵，於是大家都被罵走了。老夫退休，她便與他玩二人麻將聊以解悶，可是她仍是罵個不休，老夫夫沒得退避，只有推罵的份兒。

跳出框框 蒙妮卡

雅虎女行政總裁的梅耶爾(Marys Mayer)，新官上任三把火，大發離虎威，向逾一萬一千多員工發出警告信，勒令他們要返回辦公室上班，廢除在家工作的慣例。

在家工作

以往，雅虎員工大多在家利用電腦和上司聯絡，他們節省了上下班交通時間和汽車燃油，僱主又可以節省辦公室租金和燈火開支。事實上，這種辦公形式無論對僱主和員工都利多弊少，如今已成為世界潮流。但擁有美麗與智慧於一身、排名「全球權勢女性」第二十一位的梅耶爾卻認為，上班工作可以凝聚公司的團結力量，提高工作素質。據說，她上任第一天見到雅虎大樓的停車場九成空置，立刻臉色一沉。

琴台聚 潘國森

潘國森真的不算是個歌迷，品題蔡幸娟小姐的曲藝，還應要戴上另一頂「帽子」，就是一個藝評人。這又是「一為弟子，二為神功」。中國讀書人都知道盛唐大詩人李白有詩仙的美譽，今天一般中國文學教科書總會特別點明賀知章評李白為「天上謫仙人」。將來如果有人寫一部《二十世紀國語時代曲壇點將錄》，在蔡幸娟的一條，有可能會引一句「莊奴評之為『小鄧麗君』」。除蔡幸娟之外，不作第二人選，也可以說用「潘國森評為國語時代曲壇歌后殿後軍」，或者兩句都收。

歌壇三聖

文人雅士辦些甚麼比賽，經常會借用科學制度裡面殿試高中時的名目，頭幾名依次敬稱為「狀元」、「榜眼」、「探花」、「傳臚」等等。反正都是借喻，元、眼、花、臚太過平凡，倒不如氣魄宏大一點，借到儒家的聖人去。二十世紀國語時代曲壇該是女唱家比男唱家出色，由三十年代到今天，曲藝超凡入聖的歌后級人物就有好幾十人。

上一世紀四十年代上海有七大歌星，周璇是其中之一，她有金嗓子的美譽，而毫無疑問她是首席。她是第一代歌后中的第一人，當為「狀元」則官位太低，倒不如稱為「宗聖」，即是超凡入聖歌后中的第一人。一九四九年以後，原先的國語時代曲在神州大地絕

跡，大約三十年後，鄧麗君才將國語時代曲帶回中國大陸。那個時候民間流行一句話：「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因為在大動蕩之後，「老鄧」鄧小平領導重建政治經濟秩序，所以白天辦事的時候，大家都要聽老鄧。晚上休息時，卻要聽「小鄧」鄧麗君的歌。儒家認為「樂教廣博易良」，那是說優質的音樂能夠令人寬廣、博大、平易、良善。孔門六藝也有樂這一項，今天人人都會說：「音樂能陶冶性情。」鄧麗君的成就遠遠超越周璇那一代的歌后，實在因為享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助力。中國在解放前唱機和收音機都未普及，到了小鄧的歌進軍大陸的時候，手提卡式錄音機已大行其道，甚麼時候，甚麼地點都可以重播。周璇的歌實在真的一點點「靡靡之音」的感覺，小鄧則無。小鄧的歌撫慰了兩大代中國人的心靈，影響力最大，是「劃時代」的一首代。所以她的應該是國語時代曲壇的「至聖」，至高無上。今天資訊流通，中國人的文娛活動有更多選擇，照說不會再有誰可以像小鄧那樣「紅透一片天」(不止是半邊)。

為何不盼兒回家

最近，「常回家看老人」，被寫入法律。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兒叫做《常回家看看》，意思如歌名，兒女要經常回家陪陪父母，哪怕是幫助父母刷碗洗洗洗洗碗呢，父母也高興。這個歌曲有很強的教化意味，提倡的是中國的傳統孝道；然而在當代社會的現實中，這個理想卻似乎只是個美麗的空中樓閣。現在，第一代獨生子女已經成家立業，從父母的小家中分離了出去，他們的父母成為傳統意義上的「空巢老人」。按理說，寂寞的老人應該希望兒女經常回家來陪自己，然而，很多獨生子女卻並不希望兒女經常回家；雖然同在一個城市，可不少年輕人幾個星期才回家一趟，有的甚至幾個月都不回一趟家。為什麼，彼此都感覺太累！

女士的女兒嫁到了國外，女兒幾個月一回家她還是嫌麻煩，因為女兒帶着一大家子人回來後，她就覺得飽受沉重家務之累。獨生子女一代從小被當成小皇帝寵大，現在雖然已經20多歲甚至到了而立之年，但早已習慣了父母為他付出，回家依然是坐着等父母伺候；父母整出一桌子菜來，還不見得吃得滿意。過年時去走訪一些北京人家，幾乎家家都是中老年的父母在廚房忙碌，年輕人在客廳裡悠哉地聊天。照顧與被照顧的角色，幾十年沒有改變。父母已成為無私奉獻的「廉價僕人」代名詞。

對很多成人的獨生子女來說，回家看父母關心是飯好不好吃，老人還有什麼餘熱沒有挖掘出來，至於父母的年老病痛勞累等，基本不放在心上，似乎父母是鐵打的。人類社會或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所謂「反哺」現象，在獨生子女家庭中很少能反映出來。至於幫助父母照顧祖輩，那就更不可能了。「為孩子而活」的觀念，已經從一個美好神聖的理想，變成一味欲罷不能的苦業。其實，從30年前開始的「小皇帝」時代，已能預見到未來自食其果的倪端。只不過那時全民沉浸在優生優育的樂觀中，沒人願意看到溺愛的必然後果。雙方6個長輩寵愛一個孩子，如果這個孩子沒有寵壞倒是奇怪了。如果一個社會千千萬萬個家庭都如此行事，社會倫理又怎能不被顛覆？



人老了，清閒生活是最大幸福。 網上圖片

很多「50後」說，自己退休之後並沒有想像中的瀟灑，反而更辛苦了，除了得伺候兒女甚至孫輩之外，還要照顧年邁的父母。很多人家承擔不起昂貴的保姆費用，自己就給父母當起了保姆。他們包攬了父母所有的家務。從買菜做飯到跑醫院，從報銷醫藥費到接屎接尿；從為老人洗澡到

生活語錄 吳康民

建議內地機場在候機大廳中設立書報閱覽室，棋牌室或卡拉OK等，以供因班機延誤，旅客有個消磨時間的去處。近三十多年來，我乘坐內地航班往返逾百次，如果是由內地大小機場起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起飛時間都有延誤。問題是延誤多久。最讓諒的一次，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由廣州飛海口，竟延誤三天。而且不設安排酒店留宿服務，由旅客自行處理食宿，又不知何時起飛，總之是「明天請早」。

最近，不幸發生H7N9禽流感極速奪命，真是駭人。據報，上海有感染禽流感冒(H7N9)患者，頭六日只發燒，第七日電腦掃描顯示肺已花了，翌日已不治。病情的急變，其實未能及時對症下藥，有失救命良機。雖然，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冒無證據顯示人傳人的情況，但執筆之時，據報內地至今確診感染H7N9有卅三宗個案，九人死亡。病毒變異變機會較大，死亡率偏高。日理萬機的習近平主席，席特首領導的特區政府一眾官員亦嚴陣以待，他在高水水局長和醫管局主席胡定旭陪同下親到醫院前線為前線人員打氣。

做好防護 試問名譽、地位、財產和生命，哪一樣最重要？當然，你可以說，樣樣都重要。活在世上，無財不行，然而，有財而無命享，卻大大不行。更何況，要名譽、擢地位又有何用？最近，不幸發生H7N9禽流感極速奪命，真是駭人。據報，上海有感染禽流感冒(H7N9)患者，頭六日只發燒，第七日電腦掃描顯示肺已花了，翌日已不治。病情的急變，其實未能及時對症下藥，有失救命良機。雖然，人類感染甲型禽流感冒無證據顯示人傳人的情況，但執筆之時，據報內地至今確診感染H7N9有卅三宗個案，九人死亡。病毒變異變機會較大，死亡率偏高。日理萬機的習近平主席，席特首領導的特區政府一眾官員亦嚴陣以待，他在高水水局長和醫管局主席胡定旭陪同下親到醫院前線為前線人員打氣。

民航延誤 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一次由深圳飛杭州，因航班延誤而需要過夜，航空公司安排旅客留宿。但竟安排在離深圳機場老遠的一家設備簡陋，連一星級的酒店都不如的客棧。到時旅客十分發燥。於客棧來到，仍然遲遲不起飛，據說因為機師需要進餐和休息。如此怪事，經歷多次。特別是已讓乘客進入機艙，飛機仍可停留一兩小時以上。最近一次在泉州晉江機場，三月廿八日乘班機回港，便坐在機艙中一個半小時方起飛。而該機場當時只有這一個航班，絕不繁忙，未知何故。猶憶約三十年前，廣州機場發生一場劫機墜機禍，及停留未飛的另一架民航機，出現兩機齊毀的慘劇，死傷逾兩百人。人們紛紛指責，既然機場已知上空有劫機事件發生，隨時有可能墜毀在機場內，為什麼不疏散該未飛的飛機乘客？

流星一跳 小狸承認最初乍見這個跳水節目時，確實震驚了一下，因為沒想到如韓庚、沙寶亮般也不算小咖的明星「真的」、「真的」要去跳正規的奧運會的那種笑扎池子裡就完的，而是正經如頂尖跳水國寶熊倪、高敏等，更把人人皆知的熊倪「死對頭」薩烏丁請了來，單是熊薩同台就已經吸引了不少眼球，更別說看明星翻跟頭把身體擰成花兒了。

確實，這個節目所引發的揣測挺多，除了前面所說的「動機」外，由於整容整形的不能跳水，所以那些拒絕跳水邀請的明星們都被群嘲圍觀「揣測」着到底哪一塊是假的……這讓小狸想起最近這一帶(「人氣節目」)的鼻祖《中國好聲音》，正是因為它的驚濤拍動了《歌聲傳奇》、《我是歌手》等一系列音樂大作的比拚。但但得還是有人氣高漲的《我是歌手》等，雖不錯看，但總覺得還是沒有《中國好聲音》好。想來，是因前者更多了矯揉造作的炒作，而少了後者質樸平實、能打動人心的正能量。是了，打動人心的正能量，這其實才是保證節目收視的八字箴言。而虛心加揣測，吸睛雖然一流，但怎麼看怎麼正不起來，而沒有正能量做根基的節目，如何能夠長久？明星一跳，更可能是流星一跳。